今天：酒開歸舍不遠客至

中國明清兩代的官廷中，用朝鮮女子爲近侍，必須到過韓國，才能了解他的道理。論「伺候」之細密、謹慎，敢說無出其右。這與「美人」無關，當然她們的肌膚，能與蘇州、順德、中山、湖南益陽桃花江比美。問題在柔順，而又非日本東京藝妓的柔順，是另一種天生的柔順——令男人感到「無不妥貼」。

昨晚主人李誠中的五人歡宴，先召三酒女，後又添了兩個——一姓金，一姓吳。金吳兩個易位，坐在我左右，而且朝鮮沒有中國傳統的「花酒姑娘侍酒，不食菜」封建，至今台北「酒女」，也是共飲，大半不共食的。漢城召來的「酒女」，好在同飲共食。

「她們怕多食浪費胃，因爲用食有定時，所以在此只喜食菜酒而已，而且酒不可醉。」這是陪客中的人參農學家劉博士解給我聽的——他是組先有二千以上的漢武帝設四郡時候駐此的漢皇王族的後裔——「姓劉的不如李、金二姓之多。」主人李誠中介紹說：「清入關前，肅慎（即女眞——滿族）部份土地在鴨綠江之南，我們朝鮮北境。語言與種族，三韓與肅慎、女眞是同語同種。日本有三分之二的漢文化，連同南北朝的佛學，都是得自朝鮮的——釜山離日本南部九州只隔一對馬島，比山東、江蘇都近，且海的距離近，沒季候風險。」我十分佩服他們不同於我們的商人，他們基本國史教育很好。

坐我右邊的金翠玉，正是漢域的漢江出口，仁川的人。她的雙手是鮮嫩淺紅的透明之玉，面部不同於多數韓女之單眼皮，而是大眼雙眼皮，似日本以前大映紅星若尾久子小姐，天姿國色。咀唇輪廓面型線條，令我馬上想起了梅蘭芳，當然金翠玉是女性。

「我們都這樣說呢！」李誠中笑了：「日本和台灣來的客人，都說她像梅博士在舞台上。唉，我父親和祖父，兩代都在北京上海看梅博士的戲——我沒趕上，三十一年前博士最後到東京作藝術上的末次交流我還只十歲。」他肯定一點：「名優、名書法、名畫，人作古了，便成絕響、絕書、絕畫，幸而近代科技——錄影、音、重印，給我們保存了近乎原跡的文物！」

返大川酒店已十時，正要沐浴休息，忽有人叩門——但女侍已送茶道晚安。開門時，一個朝鮮裝大紅花裙的少女，鞠躬笑說：「冒昧了，是我！」她一閃入房——「金翠玉！」

二八九：做好朋友

蘇爽。

「就係咁？」胡雲曰：「亨利是不是就是拋紳士，並有乘機揩油，只是埋怨蘇絲整蠱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我亦不知自己領嘢，你畀粒安眠藥我，我斟兩杯汽水，明明見海倫飲了兩啖，我諗一定係我冲完涼出去時，攞鎚海倫個杯。」

胡雲曰：「眞可惜，錯過捉鬼機會。」

蘇絲曰：「乜你個晚有去捉鬼耶？」

胡雲曰：「我自己去，有乜意思，不如今晚再去。」

蘇絲曰：「不去矣，捉鬼雖然刺激嗜，我諗諗下都係驚。」

胡雲猛落咀頭，蘇絲跳第二隻舞之時，胡雲終於忍不住，曰：「蘇絲，你覺得我點？」

蘇絲望下佢，笑曰：「有乜點呀。」

胡雲曰：「我係講你覺得我份人點？」

蘇絲曰：「幾好，幾絕係朋友啦！」

胡雲曰：「眞係咁好，我可否做下朋友呢？」

蘇絲詫曰：「我哋已經係朋友啦！」

胡雲曰：「點講之好朋友呢？」

胡雲曰：「蘇絲，何必咁，你係聰明女。」

蘇絲笑曰「不然，我好害者也。」

胡雲右手一緊，摸了兩下蘇絲條腰，曰：「我知你有男朋友，以後我做你男朋友如何？」

蘇絲曰：「你又知我有男朋友？」

胡雲曰：「或者以前有，現時有！」

蘇絲曰：「你所指男朋友，一定是親密個種，可以上床個種，然否

二八八：帮個大忙

傍晚，賣山做完收買生意回家。今天，他去元朗走了一遭，收買到幾件古老物件，他想大概值幾個錢。記掛着姨丈、姨媽和表妹去路家找園地，栽下那棵結子屋。

進屋，姨媽對他特別殷切，姨丈也是。

桌上，已放了好幾碟由瓦缸蓄着的好菜式，另外有他喜歡的菜乾豬肺湯。懸漆坐在沙發上，她從來沒如此幸，如此靜地坐候吃飯。

他把蔴包收買物件交給姨丈，告訴他，今天收買到較值錢的東西。

姨丈擺擺手說：「放下，生意小事，先吃飯吧！」

氣氛與平日大不同，他想：唔，大概懸漆的肚子，獲得路家承認？

終于，闔家坐在桌邊吃飯。按照老例，一人一方，賣山與懸漆毗鄰。她一直沒有笑意。

他想——肚子懷孕，經手人達走高飛，她怎能笑得起來呢？她也是的。

姨媽喫一聲，開始她的道白，她講着今天與女兒去路家，碰釘子，失敗而回。她罵着那路先生不近人情。

賣山扒着飯，他從眼前三人的神色，看出一個計劃將在她們口中透露，心想——她們不會監我吃下那隻死貓吧？

姨媽停止吃飯，咳一聲開腔：「賣山，看情形，要難爲你一次了！」

賣山抬臉，故作不明白：「難爲什麼？你們一向對我好。」

姨丈馬上接上他的話：「賣山，你說得對，我們一向對你好，這趟我想求你帮個大忙。」

「帮個大忙？」

姨媽的視綫投落女兒的肚反上，說：「這件事對你很不公平，但我們除此之外，再也沒有其他好辦法了。」

「姨丈、姨媽——」

「求你，快速跟阿潔結婚！」話是姨媽說的。而姨丈灼急地盯望賣山的反應，他甚至張大咀巴，筷子停在空間。

「我不能！」賣山呼冤地嚷。

「帮個大忙，介紹給你認識的。」媽媽終於自己爆出了皮膚病和關節炎等疾病，有一定療效，對於以來就是東西方交通的要衝，對於中、西方的文化和經濟交流，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漢、唐時期，橫貫亞洲大陸的「絲綢之路」，就是通過帕米爾地區向西北方向伸延，一直通到古代的大月氏、康居、安息及黑海之濱等地，也就是今天的伊朗、阿富汗、土耳其等以及亞洲西部的一些國家。

「帕米爾」這個名稱，是當地的柯爾克孜族人對於這個地區內的河川、湖泊附近的平原的稱呼，它的意思是「高寨平坦的地方」。

在帕米爾高原地區，除了過着遊牧生活的阿爾克孜族人以外，還居住着塔吉克族。他們主要中在塔什庫爾干和瓦罕谷地一帶。全境除了北面的阿賴族之外，共分爲八個「帕」。

從地勢來說，帕米爾地區的海拔高度，一般都在四千米以上，地勢極高，向有「世界屋脊」之稱。因而，一提起帕米爾，在人們的腦海裡，就聯想到冰天雪地的情景。

然而，就在這個一年四季都屹立着冰峰雪嶺的高原之上，却有着許多「熱辣辣」的溫泉，冲破了冰雪，噴到地面之上。

在衆多的溫泉中，僅在新疆塔什庫爾干，塔吉克自治縣境內的，就有二十多處。據當地的地質人員調查所得，這二十多眼的溫泉中，最著名的是位於慕士塔格山西北的「塔合曼溫泉」。這個溫泉的所在地，也叫做「溫泉山」。這個溫泉的水溫，高達攝氏八十度以上。在這個溫泉的地區，海拔高度是三千多米，氣溫非常寒冷。但是，在這溫泉的四周，却充滿溫暖，充滿生機。石壁之上，都長滿深綠色的青苔。石縫之中，長着長短不一、參差不齊的嫩綠野草，像寒冬已經過去，春回大地，草木都欣欣向榮的景色。

人們對這溫泉的水質作了化驗，証明水中含有硫、磷等化學成份，對於皮膚病和關節炎等疾病，有一定療效，所以在一九六三年，已在這裡興建溫泉浴室，爲遊客及當地居民治病。（九平、新八八四三七）

二八七：帮個大忙

姨媽喫一聲，開始她的道白，她講着今天與女兒去路家，碰釘子，失敗而回。她罵着那路先生不近人情。

賣山扒着飯，他從眼前三人的神色，看出一個計劃將在她們口中透露，心想——她們不會監我吃下那隻死貓吧？

姨媽停止吃飯，咳一聲開腔：「賣山，看情形，要難爲你一次了！」

賣山抬臉，故作不明白：「難爲什麼？你們一向對我好。」

姨丈馬上接上他的話：「賣山，你說得對，我們一向對你好，這趟我想求你帮個大忙。」

「帮個大忙？」

姨媽的視綫投落女兒的肚反上，說：「這件事對你很不公平，但我們除此之外，再也沒有其他好辦法了。」

「姨丈、姨媽——」

「求你，快速跟阿潔結婚！」話是姨媽說的。而姨丈灼急地盯望賣山的反應，他甚至張大咀巴，筷子停在空間。

「我不能！」賣山呼冤地嚷。

「帮個大忙，介紹給你認識的。」媽媽終於自己爆出了皮膚病和關節炎等疾病，有一定療效，所以在一九六三年，已在這裡興建溫泉浴室，爲遊客及當地居民治病。（九平、新八八四三七）

二八六：帮個大忙

姨媽喫一聲，開始她的道白，她講着今天與女兒去路家，碰釘子，失敗而回。她罵着那路先生不近人情。

賣山扒着飯，他從眼前三人的神色，看出一個計劃將在她們口中透露，心想——她們不會監我吃下那隻死貓吧？

姨媽停止吃飯，咳一聲開腔：「賣山，看情形，要難爲你一次了！」

賣山抬臉，故作不明白：「難爲什麼？你們一向對我好。」

姨丈馬上接上他的話：「賣山，你說得對，我們一向對你好，這趟我想求你帮個大忙。」

「帮個大忙？」

姨媽的視綫投落女兒的肚反上，說：「這件事對你很不公平，但我們除此之外，再也沒有其他好辦法了。」

「姨丈、姨媽——」

「求你，快速跟阿潔結婚！」話是姨媽說的。而姨丈灼急地盯望賣山的反應，他甚至張大咀巴，筷子停在空間。

「我不能！」賣山呼冤地嚷。

「帮個大忙，介紹給你認識的。」媽媽終於自己爆出了皮膚病和關節炎等疾病，有一定療效，所以在一九六三年，已在這裡興建溫泉浴室，爲遊客及當地居民治病。（九平、新八八四三七）

二八五：盛嘆何太寃孽

茫然坐在房間的朱廸，被鈴聲從沉思中驚醒，開門見是安娜，她忍不住撲上伏在她肩頭痛哭起來，感情獲得最大的宣洩！

安娜最初還能强忍着眼淚，但後來終於忍不住了，結果兩人相擁痛笑起來。

良久，朱廸推開她問道：

「你爲什麼也哭了？是太多愁善感吧？爲我的不幸而難過？……」

「不，」安娜打斷她要說下去的話，「一方面是是爲你不幸的遭遇而難過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爲我自己的不幸而難過。你知道嗎？他不敢和你認識。」朱廸想了一下又道，「我會多次要介紹他和你認識，但他多次找理由推却。」

「我猜到了，」朱廸馬上接上腔，「亨利是不是就是拋棄你的那個負心人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馬上答，「但，你爲什麼又馬上能猜到的呢？」

「因爲他三番四次不敢見你，不敢和你認識。」朱廸馬上能猜到的呢？